

後漢書卷六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

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

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

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

督促也委

輸轉運也

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

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

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

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過三以至四也

純以

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

耨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

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

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卽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光武高祖也

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八代光武卽高祖九代孫以代數

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序昭穆今

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

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

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

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

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

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

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爲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

水爲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

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注云殷盛也

謂三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

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

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禮

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

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

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

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

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

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

七經識明堂圖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

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及平

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議以上皆議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

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

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樂動

聲儀日以雅治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緯篇名也

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

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黎元

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

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

今攝

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

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

宜及

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復祖統報

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

大夫從

視比也

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攝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

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春爲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東觀記曰

家丞名欽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

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

奉音扶用反

贍卹

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僮耳降附

僮耳郡武帝置故城卽今儋州義倫縣也

奮來朝上壽引見

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

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

建初元年拜左中郎

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

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

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

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

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

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脩外飾容貌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

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

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

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

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

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

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

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

周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爲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爲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日執競武王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無競維烈也

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候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

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

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

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爲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

經歷篡亂二百年間

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

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日間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

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爲東平太傳受禮於后舍號慶氏禮也

建武中爲

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五帝及天地爲七郊三雍以下

解見明

顯宗卽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

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

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

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

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

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

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

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

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

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

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

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

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

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

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

惡人之中使犯法耳

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

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奕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

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尚書璇

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

述脩也

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

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

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況予頑陋

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也宜

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

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

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

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

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

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

及奏詔召立武司馬班固立武司馬主立武門續漢志云官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

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

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

子曰樂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散畧猶疎畧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

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

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

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

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劉敞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

永元四年

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灾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敎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

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

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

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疎畧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

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

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畧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賈誼文帝時故知自燕而

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孝章永言

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而

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隆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夫三王不

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

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

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

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脩補舊文獨何

猜焉言刑樂數改而脩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

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

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

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

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

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

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見趙岐傳

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

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肓隔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

穀梁廢疾玄乃發

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

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

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

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

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

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行言趨賢急也

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

齊置士鄉

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

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吳越

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
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

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

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

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
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

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

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

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乃鄭公之

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立爲

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虔之相也

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

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立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立後嘗疾

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

廝賤也

游學周

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

焉

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

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

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爲宰相也併音步

鼎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式用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

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傳子孫

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

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

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榮

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

○劉攽曰案文讚當作鑽

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

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

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

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謂類被辟不就也

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

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

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

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立大會賓客立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

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立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

端百家互起立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

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立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謂德

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

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紹乃舉立茂才表爲左

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畫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

賢人嗟立以識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

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

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

續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

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

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

宗之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

叡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叡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劉放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

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叡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

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

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

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酬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

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

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綱

羅衆家

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

先儒經訓而長於玄

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爲王父也范曄祖父寧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爲長也

常以爲仲

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言寧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

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

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

玄定義乖褒脩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六十五